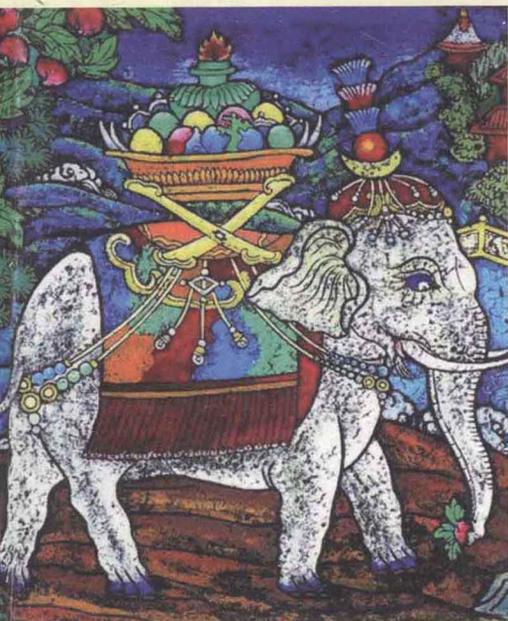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康巴作家群评论集

格绒追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评论集（第一辑）

康巴作家群评论集

格绒追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巴作家群评论集 / 格绒追美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ISBN 978-7-5063-7147-6

I. ①康… II. ①格… III. ①藏族-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9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3437号

康巴作家群评论集

编 者: 格绒追美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47-6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策划

胡昌升 益西达瓦 阿来 吕汝伦

策划

毕世祥 意西泽仁 赵智

编委会主任

毕世祥

副主任

杨晓东 葛宁

执行副主任

拥措 格绒追美 龚建忠 李琴英

成员

列美平措 尹向东 张贵华 钟小龙 岑琴 拉姆 雍措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来

去年，“康巴作家群”书系，一次性推出了七位甘孜州，或甘孜籍各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年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

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煞，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地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作《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百年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甘孜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

目录

益西泽仁

- 智慧与思索的结晶 胡庆和 / 002
在长者的智慧中成长 欧阳美书 / 006

列美平措

- 朝圣途中的列美平措 德吉草 / 012

格绒追美

- 藏地村庄演绎的描述与追忆 胡希东 / 026
人神共游 史诗同构 吴义勤 王秀涛 / 030
“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 严英秀 / 036
探觅叙述文本的秘踪 紫夫 / 044
《青藏时光》中的“追美”色彩 贺先枣 / 049

达真

- 《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 阿来 / 056
《康巴》与帕慕克 麦家 / 062
“命定”的“康巴”史诗 路晓明 陈慧 / 066

亮炯·朗萨

照亮历史深处的瑰丽之光 彭超 / 072

桑丹

藏汉语的创造者 发星 / 080

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 严英秀 / 090

积雪的边缘，眼睛搁浅的圣殿 谢佳 / 096

一曲天堂河流上的黑色挽歌 唐大豆 / 100

窦零

诗性原则及其他 曹纪祖 / 106

失落在乡愁中的箫声 唐大豆 / 112

在本色的世界里吟唱 欧阳美书 / 118

贺先枣

在历史变动中的人的命运 冯源 / 124

尹向东

世俗欲望中的生存之痛 胡磊 / 130

在生活底色上描绘人生的滋味 黄洁 / 136

你听见鱼的声音，我听见小说的心跳 嘎子 / 142

泽仁达娃

雪山：灵魂栖处的象征 王菱 / 148

胡庆和

“妖”与“惑”何所倚 紫夫 / 154

汪西彭措

- 从乡土起飞的鹰 紫 夫 / 160
在夜雨中谛听命运的嘀哒 欧阳美书 / 165

泽仁康珠

- 香格里拉：高原上的蓝水与石头 邵 丹(美) / 170
绽放在女王河谷的花儿 赵 敏 / 174

罗 凌

- 罗凌心灵散文简评 魏春春 / 180
唯美的生活，唯美的年华 欧阳美书 / 186
听心灵的自由抒发 杨 燕 / 190

夏 加

- 文 缘 益 邛 / 194
在非史诗的时代书写格萨尔 唐大豆 / 197

拥塔拉姆

- 雪山草原滋养的大善大美 李明泉 / 204
写在雪花上的格言 唐大豆 / 217

赵 敏

- 掀起灵魂故乡的苗头 张德明 / 222

王承伟

- 雪域朝圣的脚印 赵荣刚 / 228

张 央

说不完的《康定春秋》

赵 敏 / 238

梅 萨

在爱情的迷宫中穿行

十三少 / 242

关于康巴小说的对话

刘 火 / 245



益
西
泽
仁

智慧与思索的结晶

胡庆和

甘孜日报副刊编辑王朝书女士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为益西泽仁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雪融斋笔谈》写一评论。一听此事，我立即推辞，其原因一是懒惰，二是缺乏才智，更重要的是益西先生的大作，写作考究，意境深远，岂能是我这个无名之辈多嘴多舌、评头论足的。经不住王编辑一片真心相邀，更想到益西先生是个心胸宽广的大作家，对于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胡言乱语也会海涵的，于是抽时间胡乱涂鸦，写上几句，当然这不是评论，充其量只是个人偏好的读后感。

益西先生是康定人，原在甘孜州工作多年，后调到成都任《四川文学》杂志主编。

纵观古今，智慧与思索的记录，大多是散文体，如远古司马迁的《史记》，当代季羨林的《牛棚杂记》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雪融斋笔谈》，共35万字，是部分量厚重、意境深远的散文随笔集。全书共分五集，即《作家墨缘》、《封面文章》、《父女家书》、《作家与书》、《旅行札记》。虽然这五集中绝大多数的文章互不关联，但自成体系，就主题而言，我以为分别为可用“史、诗、情、思、远”五个字予以概括。《作家墨缘》集记录了益西先生从高原到内地、从边城到省城工作后与作家、艺术家在艺术领域的交往、探寻艺术真谛的趣事、小事，那些艺

术家、作家中不乏如雷贯耳，在四川、在全国都是叫得响当当的名字，如马识途、流沙河、沙汀诸君。他们之间的小事、琐事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在益西的笔下却成了闪耀着光芒、晶莹剔透的珍珠，并由这些珍珠串起了四川文学史、艺术史精彩的章节、段落。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散文写作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在书斋里穿越。《封面文章》集是益西先生作为《四川文学》杂志主编为《四川文学》杂志封面写的散文。我估计，全国文学刊物上百家，作为省级以上的文学杂志在封面刊发精短散文的独《四川文学》一家，这是《四川文学》的创举，也是益西先生主政《四川文学》的工作亮点之一。这些封面文章一般在500字左右，短而精，字字珠玑，意境高远，作者提取生活中的小事，描写情与景，阐明理与义，读后如雨露滋润，如琴弦轻弹，如醍醐灌顶，将诗与情、画与意有机结合一起，既写实，又生动，有哲理，有意境，篇篇精彩。其中有篇《河边发生的故事》，记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场景：一个人落水了，110、120和记者赶来了，落水者获救了，当有人寻找救人者时，有的人说是他首先打的电话，有的人说是他首先发现了落水者，而真正跳下河救人的年轻人什么也没说，独自离开了现场。这是生活中的小事，这是生活场景的再现，作者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出了不朽的意境：喧闹者唱出的声音往往不是动听的歌谣，沉默者淘洗沉淀下来的往往是真金。

散文是自由文体，与生活息息相关，处处陪伴着人。全国十佳少年意娜是益西先生的女儿，女儿高中毕业后走进北京的高等学府深造，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北京，书信也成了他们父女交流的方式之一。在《父女家书》集中，收录此集的家书共20篇，主要篇章是作为父亲的益西写给女儿的书信，是父亲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学习的说理文章，流露出父亲对女儿的关爱之情。

其实，这些家书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的家书，其中文章的标题往往就是认识社会、体验人生、修炼学业的点金之笔，如“艰苦和磨难是一笔财富”、“文科也离不开数学”、“文学创作要有想象力”、“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告别过去的荣誉环境”、“打好事业大厦的基础”等等。如果抛开私情角度，放到社会层面来读这些渗透父爱、充满才智的家书，那么不难发现这些家书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写给女儿的家书了，而是天下父亲关爱女儿的深情厚意的展示，其中阐述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可成为社会的广泛认知，还为孩子指明了成长、成才的路径。

《作家与书》集，主要篇章是作者为其他作家、诗人的著述写的序言等，这些序言都不长，短的几百字，长的千余字，虽是短文，但意味深长。序言是什么？是一部著作的前言，好比消息作品的导语——起着引导、诱导的作用，好比行动计划的纲领——“提纲”可以“挈领”，好比出行的指南针——出行就有了明确的指向。画龙点睛难，难在点睛之点难定，如果点得不准，就会成画蛇添足之笔。纵观益西的这些点睛之笔，篇篇切中要害，篇篇中的。在谈到的那些作家的著作中，有老作家沙汀的《木鱼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克芹的《短篇小说集》、我国著名诗人梁上泉《高原，花的海》、军旅作家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无论是对大作家的鸿篇巨制，还是对初学者的稚嫩习作，益西都给予独到而细致的“点睛”。这无异说明了益西具有深厚艺术功底外，字里行间还洋溢着他对其他艺术家的关心爱护帮助的深情。

《旅行札记》集是益西先生到美国、欧洲等地旅行游记，读后让人视野开阔，把人带到一个崭新的天地。

散文写作中有句“形散神不散”的名言。纵观益西先生的这部散文集却做到了形不散，神不散，意更远，是形式与内容的完

美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散文创作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文以载道”是不变的追求，而融合诗歌的意境、小说的笔法、戏剧的冲突也开始融入散文写作中。无论散文写作技巧怎样发生着改变，但作为一种智慧的文体，它要求真正的散文应该是集诗歌的意境、杂文的思辨、历史的厚重、人间真情为一体的，这就要求散文作者必须是思想者、政论家、诗人，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历史的厚重、思想的洞穿、情感的震撼。系统地看《雪融斋笔谈》，不难发现，作者无疑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示范。

做人有个性，写作也有个性。笔调是个性，一说写作，常说这个人的笔调如何。古代文和笔是分开的，文是指文采，笔指的是笔力和记事的本领。笔调应当比文采高一个层面，是一种看不出文采的文采。写散文的，六十年代学杨朔、刘伯羽，这几年学余秋雨，周国平。值得一提的是，《雪融斋笔谈》文笔洗练、朴实，不刻意修饰，不故作深刻，不堆积华丽词藻，渗透了生活的原汁原沫，如清茶入腹，如清流入田。其理如益西先生在此书中的一则标题所言，做人做事做文都要“不必刻意”。因为刻意鸣高，离真人就远了。借用此意说，如果作散文刻意鸣高，离真情就远了。好的散文有没有标准？我的回答是，虽然无固定标准，但却至少有三种成分不可忽略：一是，提供多少情感含量；二是，提供多少文化思考含量；三是，提供多少知识含量。综合起来，就是提供多少信息含量。情感含量一般说事，文化思考含量说理，知识含量强调说明。《雪融斋笔谈》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长者的智慧中成长

——益西泽仁随笔集《雪融斋笔谈》读后感

欧阳美书

我曾在我的诗集《诗歌练习簿》“后记”中说，我这一生有两位文学老师，一位是著名的藏族诗人列美平措，另一位也是一位著名的当代诗人，原《星星诗刊》编辑鄢家发。这两位老师的文学理念与诗歌作品，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创作与人生。然而，我还有另一位文学老师，一位温和、宽厚、豁达的长者，他就是著名藏族作家、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益西泽仁。

我认识益西老师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地点自然是在康定。那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呵呵，今天也是，只不过不再年轻），而益西泽仁早就是功成名就的“大人物”，我以为我们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交集，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在朋友介绍了我的名字后，益西泽仁居然说知道我，在姑咱卫校当老师，写诗歌的嘛。几乎瞬间，我就被巨大的幸福给包围了，“终于找到组织啦！”我差点流下激动的热泪。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成都做了几年记者，与益西老师的联系多了起来。我的两篇发表在报纸上的长篇通讯，也被益西老师手把手地教导、改动，以报告文学的体裁先后发表在《四川文学》头条。甚至可以说，那两篇作品，至今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最